

《藏外道書》所收明代內府「太乙天罡」

法術抄本初探

高振宏*

摘要

本文整理《藏外道書》第廿九冊前半部所收的十九部道經資料，認為從《祈禱諸階秘旨》至《太乙三山木郎祈雨神咒》應屬明代內府抄本，大致可反映明代中期至晚期的道法情況，而後依序介紹其內容大要並嘗試連結《法海遺珠》、《道法會元》中可能相關的法術系統，同時對各本道經的重要材料及可能關涉的問題作一簡易討論。這批道經多以「太乙大天帝」為法主、「天罡太乙大聖都雷君」為主法官將，可將其稱為「太乙天罡派」；其師承譜系多將火師汪真君、王文卿、張繼先並列為祖師，尤以王文卿為核心，可能為王文卿、上官二三、鄒鐵壁、莫月鼎一系的作品，而傳法宗師練太素、程明真、黃鶴巢、曹德彰等則為武當或清微道士，而整體道法內容又有元降、元始祖劫、雲篆符文等清微法特色，綜合來看，這批道經很有可能為北派清微（武當清微）所收的太乙天罡法資料，與趙宜真一系的南派清微文獻（《道法會元》）有相當的差異，很值得學界關注與進一步的深研。

關鍵詞：太乙天罡、清微、王文卿、莫月鼎、藏外道書

* 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助理教授。

A Study of the Ming Royal Hand-copied Books of “Taiyi tiangang” (太乙天罡) magic of *Zangwai daoshu* (藏外道書)

Kao Chen-hung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Abstract

This article indicates the nineteen daoist scriptures from “Qidao zhujie mizhi” (祈禱諸階秘旨) to “Taiyisanshan mulangqiyu shenzhou” (太乙三山木郎祈雨神呪) of the twenty-ninth volume of *Zangwai daoshu* (藏外道書) should belong to Ming royal hand-copied books, and it can roughly reflected the daoism in the middle of Ming Dynasty. Then it introduces the contents of the nineteen daoist scriptures and discusses the relationship with *Fahai yizhu* (法海遺珠) and *Daofa huiyuan* (道法會元). They usually think “the God of Taiyi” (太乙大天帝) is patriarch and “the Marshal of Tiangang taiyi dasheng” (天罡太乙大聖) is prime general, so we can be classified as “the magical system of Taiyi tiangang” (太乙天罡派) through these features. And they may be the exorcism books by the faction of Northern Qingwei (北派清微, 或稱武當清微 Wudang Qingwei) which is a certain difference for the faction of Southern Qingwei (南派清微), worthy of academia further discussion.

Keywords: Taiyi tiangang 太乙天罡, Qingwei 清微, Wang Wenqing 王文卿, Mo Yueding 莫月鼎, *Zangwai daoshu* (ZW) 藏外道書

一、前言

就道教發展史來看，南宋金元時期是魏晉南北朝之後的第二次「宗教大突破」時代，¹各種新興的道法及經典出世因應世變而創立，諸如神霄雷法、靈寶大法、元帥法、內丹學、飛鸞開化等，對傳統的「道教」概念產生一定的衝擊，²而道士與行使各式法術的法師相當程度的互滲與影響，與近世的宗教文化有密切的關聯，深受目前道教學界重視。³許多學者嘗

* 本文初稿曾發表於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主辦：「2016 出土文獻研究視野與方法」國際學術研討會（2016 年 6 月），得講評人張超然教授及兩位審查老師悉心指正、點出許多問題，特誌感謝；而內容分析多得力於臺灣道教研究會的「清微道教經典研讀會」與政大中文系的「出土文獻讀書會」，在此一併誌謝。本文發表後重新修改題目並大幅度改寫內容，特此說明，若有任何問題，概由作者負擔全責。

¹ 李豐楙先生認為魏晉南北朝是第一次宗教大突破，而宋元時期則為第二次大突破，參見〈嚴肅與遊戲：六朝詩人的兩種精神面向〉，收入衣若芬、劉苑如主編《世變與創化：漢唐、唐宋轉換期之文藝現象》（台北：中央研究院文哲所，2000），頁 1-57；另可參謝聰輝，〈南宋中期以前傳統道經出世的類型與特質〉，收入氏著《新天帝之命：玉皇、梓潼與飛鸞》（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13），頁 79-96。

² 李豐楙先生即嘗試用「道經之河」的概念來說明道教在歷史發展過程中的汰選與融攝，相關討論可參〈道經之河——從四個道教實例發現容納與流變、淘汰與自淨的現象〉，收入康豹、劉淑芬主編《第四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信仰、實踐與文化調適》（臺北：中央研究院，2013 年），頁 363-401。

³ 相關研究有 Judith M. Boltz（鮑菊隱），*A Survey of Taoist Literature: Tenth to Seventeenth Centuries* (Berkeley: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1987)，較近期的有 Edward L. Davis（戴安德），*Society and the Supernatural in Song China*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1)、李遠國《神霄雷法：道教神霄派沿革與思想》（成都：四川人民，2003）、松本浩一《宋代の道教と民間信仰》（東京：汲古書院，2006（平成十八年））、二階堂善弘《道教・民間信仰における元帥神の變容》（吹田：關西大學出版部，2006）、Florian C. Reiter（常志靜），*Basic Conditions of Taoist Thunder Magic* (Wiesbaden: Harrassowitz Verlag, 2007)、李志鴻《道教天心正法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2011）。單篇論文則有酒井規史，〈道法の形成と派生：上清天蓬伏魔大法と紫宸玄書を中心に〉，《東方宗教》第 112 號（2008），頁 26-44、〈「道法」における道術の交流——童初正法と玉堂大法を中心に〉，收入田中文雄、Terry F. Kleeman 編《道教と共生思想——第 3 回日米道教研究會會議論文集》（東京：大河書房，2009），頁 116-135、〈地方における雷法の形成：邵陽火車五雷大法を中心に〉，《東方宗教》第 119 號（2012），頁 22-38；Shu-wei Hsieh（謝世維），”Exorcism in Buddho-Daoist Context: A Study of Exorcism in the Method of Ucchusma and Luminous Agent Marshal Ma”，*Exorcism and Religious Daoism*(Wiesbaden: Harrassowitz Verlag, 2011), pp.257-276、〈密法、道術與童子：穢跡金剛法與靈官馬元帥祕法中的驅邪法式研究〉，《國文學報》第 51 期（2012 年 6 月），頁 1-36；橫手裕，〈張宇初の齋法觀とその周邊——南

試由道藏經典出發，延伸至近當代所見的田野現象，觀察道教如何與地方宗教互動，形塑出具地方特色的宗教景觀，並在地方社會產生影響力；也有學者從縱橫的時間軸觀察，討論這些新興宗教文化的可能來源，特別是唐代密教法術的影響，以及他們對之後明清小說與宗教圖像的影響。⁴在這些道教經典中，《法海遺珠》(CT1166)與《道法會元》(CT1220)是深受關注的兩部法術彙編，其中記載了宋元時期新興的神霄、天心、清微等道派的思想與儀式，⁵以往研究多著重神霄法與天心法上，近幾年研究更為細緻，延伸至考召、祭鍊、附生童法及相關的元帥法等問題。但目前相關研究多集中在道藏資料的整理與討論，有關這些法術系統後續的影響——特別是明代時期的情況，因正統道藏所收道經多反應明代初期以前的情況，而田野所蒐集到的抄本較明確的抄錄時間多只能上溯至清初，受文獻資料所限，因此學者鮮少論及，⁶是目前研究亟待拓展的區域。

除正統道藏與民間抄本之外，《藏外道書》中收有一批內容與性質相近的資料，編者胡道靜在〈序〉中說明其所收道經的文獻價值時提到：

昌派考察序說》，收於小林正美編：《道教的齋法儀禮的思想史的研究》（東京：知泉書館，2006），頁117-135、〈一人で行う亡魂救濟——鄭思肖の太極祭鍊内法〉，《アジア遊學》第110號（2008），頁10-17、〈「真祭鍊」之路——鄭思肖の祭煉法與救度〉，中央研究院文哲所、法鼓佛教學院主辦：「沉淪、懺悔與救度：中國文化的懺悔書寫」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議論文，2008年12月4-6日；謝世維，〈宋元時期的「東華派」探討——系譜、聖傳與教法〉，《東吳中文學報》第23期（2012年5月），頁161-190；而較新的研究有祝逸雯《宋元時期道教鍊度文獻研究》（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宗教學程哲學博士論文，2013）。

⁴ 諸如南台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etc 主辦：「近現代中國城市道教國際研討會」（2010）、呂鵬志、勞格文主編《「地方道教儀式實地調查比較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新文豐出版有限公司，2013）、謝世維主編《經典道教與地方宗教》（台北：政治大學出版社，2014）、政治大學華人宗教研究中心主辦：「歷史與當代地方道教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2016）等會議都有觸及相關問題。

⁵ 《法海遺珠》有章舜烈在至元甲申（1344）所作的序，而《道法會元》書中提到元末卅九代天師張嗣成，又有王玄真、張雨等在至正丙申（1356）的序文，因此目前學界大抵認為是元末明初編成，而《道法會元》應略晚於《法海遺珠》。相關說明可參 Kristofer Schipper(施舟人) and Franciscus Verellen(傅飛嵐) ed., *The Daoist Canon: A Historical Companion to the Daozeng* (Chicago &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4), pp.1081-1113。

⁶ 目前較新的研究有 Richard G. Wang(王崗), *The Ming Prince and Daoism: Institutional Patronage of an Elit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Mark R. E. Meulenbeld(梅林寶), *Demonic Warfare: Daoism, Territorial Networks, and the History of a Ming Novel*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15)。

《太乙月孛雷君秘法》、《天罡玄秘都雷法》、《太乙三山木郎祈雨神咒》、《玉清宗教祈雪文檢》、《太上正一飛神謁帝章法》、《禱雨天篆》、《祈禱文檢》等均係明內府抄本，原藏於北京圖書館。⁷

若其說可信，則可透過這批資料了解宋元法術系統在明代傳承與實踐的可能情況，不過目前國內外學界還未充分重視與運用這批資料，目前僅見康豹、高振宏在討論溫元帥信仰時曾運用《溫帥血脈家傳》來說明溫元帥法複雜的傳承譜系，⁸其他則付之闕如，因此本文嘗試整理這批道經，對這些法術系統的內容性質作一初步的說明與討論，同時嘗試串連這批資料與正統道藏，討論其可能連結的法術系統與涉及的問題，並從其師承譜系與道法特徵判斷這批道經可能的道法派別以及可能開展的道教研究面向。

二、《藏外道書》所收雷法與驅邪法術資料敘錄

據《藏外道書》第廿九冊目錄所載，本冊共收三十一部道經，名目上雖列為三十一部，但實際上有的一部內收有數套道法，如首部的《祈禱諸階秘旨》中除了有祈雨法術之外，還收有「棕扇玄文」、「先天鐵罐五雷呪水大法」，實際所收道法內容較目錄為多，相關的道經名稱、內容概況與年代表列如下：

名稱	內容概況與年代
(1) 祈禱諸階秘旨	包括：(1-1) 雷霆煞箭法（擬名）、(1-2) 棕扇玄文、(1-3) 先天鐵罐五雷呪水大法。 ◆卷末署：大明成化辛丑年（憲宗 17 年，1481）管靈臺事內官監左監丞黃永添置
(2) 諸品靈章雷君秘旨	疑可分為符文洞章、罡符法門兩部分。
(3) 祈禱節次諸式	
(4) 祈禱里社行移	包括(4-1) 追亡一宗投狀式、(4-2) 祈雨文檢（擬名）

⁷ 胡道靜、陳耀庭、段文桂、林萬清等編《藏外道書·序》（成都：巴蜀書社，1992），頁 4。為行文清簡，文中引用《藏外道書》資料直接於引文後標明頁碼，不再一一下註。

⁸ Paul R. Katz（康豹），*Demon hordes and burning boats: the cult of Marshal Wen in late Imperial Chekiang*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5)、趙昕毅譯，〈道教與地方信仰——以溫元帥信仰為個例〉，收入高致華編《探尋民間諸神與信仰文化》（合肥：黃山書社，2006），頁 116-148；高振宏，〈溫瓊神話與道教道統——從劉玉到黃公瑾的「地祇法」〉，收入謝世維主編《經典道教與地方宗教》，頁 189-250。

(5) 祈禱家書立限便宜檄	
(6) 祈禱文檄	
(7) 太乙月孛雷君秘法	包括王文卿〈太乙月孛秘法序〉（宣和七年，1125）、冲道凝玄明真法師中山神谷子（于神谷？）〈月孛大法後序〉（元統二年，1334）、《太乙翻壇祈禱秘檢》三部分
(8) 朱將軍大法	包括：（8-1）朱將軍大法、（8-2）上清天醫五雷院保胎催生高天丁大法
(9) 諸階火雷大法	包括：（9-1）先天一炁火雷秘法、（9-2）辛天君秘法、（9-3）玄壇元帥秘旨、（9-4）靈官馬元帥秘旨、（9-5）火犀雷府朱元帥秘法、（9-6）九州急報康元帥秘旨、（9-7）豐都行刑孟元帥秘旨、（9-8）朱元帥法
(10) 地祇諸階秘法	包括：（10-1）召將文儀、（10-2）地祇青靈玄秘
(11) 天罡玄秘都雷法	包括三套《天罡玄秘都雷法》、《天罡都雷法秘旨》
(12) 東嶽獨體關元帥大法	包括：（12-1）東嶽獨體關元帥大法、（12-2）元始無上洞玄祈禱大法（擬名，內容還可分為《洞玄奏告篆》、《元始無上洞玄祈禱行檢》）
(13) 溫帥血脈家傳	包括：（13-1）地祇溫元帥大法、（13-2）溫元帥大法秘旨、（13-3）辛天君火筆大法治癲狂諸病症、（13-4）（殷元帥）下油火秘法
(14) 伐崇一宗	
(15) 太上正一飛神謁帝章法	
(16) 斗姥急告心章	
(17) 諸階鎮貼符	包括斗姥鎮國法寶、雷尊普化靈符、真武驅治符、天罡驅治符、鄧天君符、辛天君符等一系列符文 ◆卷首題有：神霄保國弘烈宣教振法通真忠孝秉一真人、領道教事總各宮觀住持、知道錄事少保、禮部尚書陶典真欽奉聖旨編集「法寶符秘一宗」進覽，隨錄底稿，以備查照 嘉靖二十一年（1542）
(18) 禱雨天篆	
(19) 太乙三山木郎祈雨神咒	包括：（19-1）太乙三山木郎祈雨神咒、（19-2）玉清宗教祈雪文檢
(20) 祈雨科	◆卷首收有四篇序文，皆是道光丁未年（27年，1847）所作，分別為：道光丁未年孟夏月朔日梅橋徐澤醇識於湖南臬署之存惺齋；道光丁未秋七月巡撫湖南使者陸費瑒謹序、道光丁未仲秋陽羨萬貢珍謹序、道光丁未八月望日湖南長寶觀觀察使者苔上蕉雨楊炳堃敬序、知湖南長沙府事關中雷成樸謹序 ⁹

⁹ 本冊所收《祈雨科》即為《紀慎齋先生求雨全書》，最後有註記「板存二仙菴」，但可能刻板或收藏時有遺漏，因此所收錄資料僅有二十八頁，雷成樸的〈序文〉有缺漏，而實際的壇式、祈雨法也未全，所以也非是以節錄本方式刊刻，不過其中保存了較早的刻本資料，可與現在常見的光緒戊戌（24年，1898）在杭州的重刊本作一對照。有關《紀慎齋求雨全書》的相關研究可參 Jeffrey Snyder-Reinke, *Dry Spelling: State Rainmaking and Local Governanc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21) 資度早朝科	◆卷末署：成化戊戌（14年，1478）季秋下澣日碧潭道人書
(22) 資度午朝科	
(23) 資度晚朝科	
(24) 禱會牒	
(25) 清微陰陽宿啟全秘	◆卷首題：吳雲松堂敬抄；卷末署：光緒壬寅二十八年（1902）秋七月下澣道末（？）吳鶴齡法脈蘊彬恭（？）錄
(26) 欽定太常寺則例	◆刻本，原稿缺 1-6 頁
(27) 符咒全書	◆卷首題：民國拾一年（1922）精靈學社影印，卷末題為辰州余哲夫著《實驗靈奇符咒研究法》，精靈學會印行。另有有癸亥（民國 12 年，1923）正（？，原件字跡模糊）月上旬浙人杭辛齋〈序〉，以及余哲夫所著的〈實驗靈奇符咒研究法·緒言〉
(28) 清微宏範道門功課	◆卷首題：重刊道藏輯要（成都二仙菴刻本）宏教真人柳守元譔
(29) 太上玄門早壇功課經	◆早壇與晚壇功課經同為柳守元撰，為成都二仙菴重刊《道藏輯要》刻本
(30) 太上玄門晚壇功課經	
(31) 三寶萬靈寶懺	
	◆卷首題：重刊道藏輯要 下元道士王守上閱；卷末有〈重刊道藏輯要跋〉，大清光緒二十七年歲次辛丑（1901）孟夏月下澣日督工弟子成都二仙菴閣永和謹跋，其中提到：「《三寶萬靈寶懺》其典隱秘，道藏未洩於世。康熙三十五年歲次丙辰（1696），時值下元，有靈寶道士王守上閱藏而得」

從內容性質來看，本冊約略可以《太乙三山木郎祈雨神咒》為界，分為前後兩部分。在此之前，皆為抄本，性質較接近宋元以來新興的雷法、驅邪法術傳統，而《祈雨科》以下則有抄本和刻本，除了《符咒全書》之外，多為齋醮科儀所用的科儀本或經本，內容較未觸及雷法、驅邪法術常見的召將合炁、遣將擒祟、合形符等特點，時代也多为清代作品（其中《資度早、午、晚朝科》雖為明代抄本，但主要是用於濟度孤魂，可屬齋醮科儀的一部份，性質與《祈雨科》前的法術系統較為不同，因此列於後半部）。在前半部兩部著錄時代的道經中提到：

- (1) 《祈禱諸階秘旨》卷末：大明成化辛丑年（憲宗十七年，1481）管靈臺事內官監左監丞黃永添置。
- (17) 《諸階鎮階符》卷首：神霄保國弘烈宣教振法通真忠孝秉一真人、領道教事總各宮觀住持、知道錄事少保、禮部尚書陶典真欽奉聖旨編集「法寶符秘一宗」進覽，隨錄底稿，以備查照 嘉靖二十一年（1542）

其中「內官監」為明代管理宦官與官內事務的十二監之一，主掌宮內用首飾與架閣文書；而陶典真本名陶仲文，是深受明世宗寵幸的道士，在《明實錄》中載：「(嘉靖十八年)以方士陶典真為神霄保國宣教高士，命吏、禮二部給誥印，仍許携其家于官。典真即仲文也，湖廣黃岡人。嘗任山東海州庫大使，師事致一真人邵元節。上之南狩也，元節病不能從，乃以仲文薦，故有是命。未幾，元節死，仲文遂受特眷，至拜封爵。」本部作品即是他奉敕編集而成，其中應是當時流行且具效用的符法。其他作品雖未有明確時間，但內容或多或少有所聯繫，且依見過原件的胡道靜所述，這是同一批的內府抄本，由此大致可將《祈禱諸階秘旨》至《太乙三山木郎祈雨神咒》等十九部同歸為明代內府抄本，抄錄時間可能為 1481 年至 1542 年間，約可反映明代中期至晚期的道法情況，甚至還可追溯到元代至明初，¹⁰是為本文主要討論對象。而《祈雨科》至《三寶萬靈法懺》則相當程度可反映明代晚期至清末民初的情況，此處先暫時保留，留待後續的研究。

由於本冊前半部所收的十九部道經還未有明確的整理與研究，因此以下依序概略介紹每部道經的內容，推測可能與其相關的道法系統，並說明資料中牽涉的相關問題：

(1-1) 祈禱諸階秘旨：本部包括《雷霆箭煞法》(擬名)、《棕扇玄文》、《先天鐵罐五雷呪水大法》三部。《雷霆箭煞法》主要是配合時日箭煞方位來召雷祈雨，其所用的四箭符、流火凶星符、翻天黑虎符、天皇伽耶號令、流金火鈴符、五帝策役蠻雷玉符、帝星起例、雷霆煞氣訣例等都深具神霄雷法的特色，在《法海遺珠》與《道法會元》都可見到相近的法門，特別是前者卷 44《雷箭大法》與後者卷 125《九州社令蠻雷大法》、卷 129《雷霆箭煞年月樞機》等，可參照研究。

(1-2、1-3) 棕扇玄文、先天鐵罐五雷呪水大法：這兩部作品篇幅甚短，都與薩守堅有關，前者提到：「法君凡見人疾病，不論瘡癩時炁，以扇扇之即愈。如無扇在手，以右手袖拂三拂。」後者則云：「法君每日早晨呪水，用鐵罐一箇、水一瓶，要滿。師用劍夾虛書五雷符入罐內，師焚香祝將宣意，誓以救濟生民，同沾善利。」這兩項法術都與張繼先、王文

¹⁰ 《朱將軍大法》有中山神谷子(中山于神谷?)在元統二年(1334)的序文，再考慮到莫月鼎、練太素等祖師的活動，則本批資料雖然可能為明代中期整理的作品，但應是由元代到明代中期流行的法術。

卿、林靈素在青城山（或峨眉山）傳法薩守堅的傳說有關，¹¹但是在道藏中卻未見相關法術資料，此處可補其不足，不過因文獻所限，無法得知究竟是先有這些法術，才敷衍相關傳說，還是當時的道士、法官就傳說來發展新的法術系統。

(2) 諸品靈章雷君秘旨（疑為二部）：本部可分為前後兩部分，前半部內容包括信香符、開天符、催符等各式符文以及洞真天赦章、原始一炁萬梵洞章、衝和妙道心章等章文，還包括魏元君家書式，明顯為清微派的法本。後半部有破地召雷罡、畫符一筆玄妙、使者本身玄要、天姥、封廟符式、衝雷符、鑿天大斧符等，與天罡太乙、斗姥關係較為密切，其相關法門未運用前半部的符文洞章，似乎是將兩部作品抄錄為一本。

(3) 祈禱節次諸式：本部內容載錄了清微的祈禱節次與相關的各式文檢，¹²內容涵括奏、箋、申、牒以及各式章文等，具體陳述祈禱對象應配合的章文，如清微沖和妙道心章、三境伏魔心章、急奏章等，也包括祈禱儀式所需誦讀的各式經典，之後還有祈雨召雷壇式以及如何配合時日召請雷神、風伯雨師，相當完整的紀錄整個祈禱儀式流程與內容（文書、壇式），是為重要的實錄資料。

(4) 祈禱里社行移：本部可分為前後兩部分，皆為儀式所用的文檢。前半部內容主要用於追攝亡魂，篇首即題「追亡一宗投狀式」，之後依序為筭當境里社等神、牒將、申奏；後半部則用於祈雨，包括筭里域與社令、總召將、遞文字關、申請禁約式、條畫榜（疑有缺字）、差將連黏式、號令雷神出宮檄、天皇策命符文等，其中申請禁約式與條畫榜說明了行使儀式期間的禁約與各官將職能，頗類現今醮儀，但內容更為詳細，值得參考留意。

(5) 祈禱家書立限便宜檄：本部包括了侍宸家書（王文卿）、白玉蟾家書、莫宗師家書（莫月鼎）、祖天師家書等，以及使者便宜檄、祈雨行遣（立限祈雨家書、初限未應家書、中限未應家書、限滿未應家書）、遞

¹¹ 相關討論可參高振宏，〈虛靖天師傳說研究——筆記、小說與道經的綜合考察〉，《政大中文學報》第23期（2015年6月），頁131-170。

¹² 有關道教儀式文檢，謝聰輝做過詳盡的研究，可參〈台灣道法二門建醮文檢研究：以基隆廣遠壇乙酉年七朝醮典演法為例〉，《清華學報》新39卷2期（2009年6月），頁181-225；另有關於放赦科儀的討論，〈台南地區靈寶道壇〈無上九幽放赦告下真科〉文檢考源〉，《中國學術年刊》第28期秋季號（2006年9月），頁61-95、〈台南地區靈寶道壇〈無上九幽放赦告下真科〉文檢的仙曹名稱與文體格式考論〉，《國文學報》第40期（2006年12月），頁75-116。

關、使者檄、立限祈雨三帥檄、遞奏申立限祈雨檄、建壇立限諸將檄、城隍檄、社令檄、當方廟神檄、起某處行雨龍雷檄、差將打潭牒、祭龍檄、行壇三帥催檄、過期不應督使者檄、當限已應未足再督使者檄、限滿已應未足再督三帥檄、移風掇雨使者檄、終限不應已應未足再奏等各式文書。除了可透過這些文檢來理解整個儀式流程外，也可看到因天候的不確定，所以道士發展出一系列文檢，試圖延長時間來等待效用。

(6) 祈禱文檄：篇首題為「雷霆祈禱文檢」，包括批符、告符、符檄、催檄，主要內容有（初到未建壇）命將批符式、（建壇）止南風轉北風、斬虹、投潭鐵札、報告符命、號令雷霆出宮檄、投龍潭起龍檄、使者檄、催檄、火木水三檄、移掇風雨檄、社令檄、押發檄、登壇檄、殺伐檄等，相當完備展現道教的古典文書系統。

(7) 太乙月孛雷君秘法：本部包括王文卿的〈太乙月孛秘法序〉、冲道凝玄明真法師中山于神谷（？，原件字體較難辨識，亦有可能為中山神谷子）的〈月孛大法後序〉與《太乙翻壇祈禱秘檢》。〈月孛秘法序〉主要以神話宇宙論的方式闡釋本法主帥月孛雷君之源，而〈月孛大法後序〉則是說明作者個人學用此法的歷程，是重要的行法經驗談，能幫助我們理解宋元時期道流傳紛雜、行持不一的原因。《太乙翻壇祈禱秘檢》為行持太乙雷法時所用的文書，包括「奏玉帝」、「申師真」、「牒雷霆官將」、「檄雷霆官將」、「祈禱謝雷君」、「雷神牒」、「天爵謹牒」，其中穿插了一個以斗姥為主尊的「鍊太陽秘法」和印式。

(8-1) 朱將軍大法：本部包括《朱將軍大法》與《上清天醫五雷院保胎催高天丁大法》，所列的家派、師派相同，所以合為一本。前者依序為「師派」（擬名）、「變神」、「主法源流」、「家派」，然後接一系列的召將行事法門。由於主帥朱將軍專治邪巫、輕狂不律法官及不信道法頑愚之人，所以在「家派」前還列敘的祖師王傳心考治邪巫之事：「先師傳心先生於至元庚寅（廿七年，1290）年間，因宜川韓尉患足多年，醫巫莫效。投攻治（疑有缺字），於是先師傳心踵門而安，群巫嫉妒，起邪拒法。先師行持定，乃活縛生巫廖蠻秀、何八三等數輩。到壇考勘，拱（供）指明白。其時考附一百八十餘壇，止是擒捉邪巫、師公、邪兵而已，不免其巫，出官坐獄。數載後，際元真龍飛廣恩乃釋。¹³」（頁59）在接續的各式

¹³ 「元真」為元成宗元貞年號（1295-1297），此處指這些邪巫到了元成宗時才得到特

法門中，有透過附童來「縛邪巫輕狂法官」、「收邪巫法」，¹⁴以及在宋元驅邪法術常見「畫井立獄」，其收邪法中主要對治的對象有：大悲師、三壇師、五部六部師、冤魔龍樹師、下壇師、羅漢妖魔師、降童不正邪師、五方五音五毒邪師、村頭村尾男師女師、豫家邪焦家邪梗家邪、鳩迷鳩盧盤谷邪、鳩吒鳩蛇鳩呼鳩哩盤谷仙師、葛陵仙翁、赤腳天王、梅婆、梅小姑、黃衣道士、紫衣長老、白衣闍黎、青衣女人、赤衣女人、赤衣邪祖、蒙董（童）大將、顛倒迷猴、四山鴉叫王、血湖血海王、穢湖王、猖兵大神、邪家七祖、三洞兵馬、拾邪師、邪家前教十二部、後教十二部、邪家邪祖等，約略可見當時在民間活動豐富的各式宗教人員，且目前地方抄本資料陸續出版，可相互對照，應能慢慢勾勒出其法的流行區域與實際的對治對象。

(8-2) 上天醫五雷院保胎催生高天丁大法：本法如其名，主要用於催胎保生，主帥為催生旃壇大將高刁，即道壇或民間被列為四大官將的高元帥，但在道藏資料中幾乎未見有關高元帥的資料，此部作品篇幅雖不大，但稍可補上此缺。其中描述高元帥：「微紅面，天人相，黃綽汗袴、天丁冠、黃靴，或兜牟鳳翅。又手提大劍破穢，左托金盆，內有嬰兒。」大抵即是目前常見的圖像樣貌，應是來自相同的法系。本法包括解穢符、本身符，其他九馬轉符、五龍蛻骨符、轉胎符、催生符、氣字符、下後衣符（胎衣）等都是與生產有關，尤其氣字符有多項變化用法，而此符亦見本冊的溫元帥法中，雖用法不同但概念相近，而這是《法海遺珠》與《道法會元》較未看到的資料，可能為元明時期新發展出的符法，值得留意。

(9) 諸階火雷大法：本部蒐羅各式元帥秘法，各法多是符文與呪語，但甚少說明如何混鍊行持，包括《先天一炁火雷秘法》（神烈苟畢）、《辛天君秘法》、《玄壇元帥秘旨》、《靈官馬元帥秘旨》、《火犀雷府朱元帥秘法》、《九州急報康元帥秘旨》、《豐都行刑孟元帥秘旨》，最後的

赦釋放。

¹⁴ 「附體法」或「附生童法」是宋元驅邪法術的一個特色，相關討論可參 Michel Strickmann (司馬虛); Bernard Faure (田海) ed., *Chinese Magical Medicine*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而此觀點後由 Edward L. Davis (戴安德) 進一步繼承、發揮，可參前引 *Society and the Supernatural in Song China*。詳參 Shu-wei Hsieh (謝世維), "Exorcism in Buddho-Daoist Context: A Study of Exorcism in the Method of Uchusma and Luminous Agent Marshal Ma", 〈密法、道術與童子：穢跡金剛法與靈官馬元帥秘法中的驅邪法式研究〉,《國文學報》第 51 期, 頁 1-36。

法門應為「朱元帥法」(頁 74)，但未有題名，應補上。其中「九州急報康元帥」為東嶽太保，亦常被列為道教四大官將，但與高元帥情況相近，道藏中少見資料，此處略可稍稍補上。

(10)地祇諸階秘法：本部內容包括《召將文儀》與《地祇青靈玄秘》。《召將文儀》主要闡述如何存想召將、步罡變神之法，其中提到「清微玄化靖、神霄廣應雷壇所隸地祇」，是本冊道經中唯一可看到壇靖名號者，為相當重要的線索。《地祇青靈玄秘》未列法主、師派，僅列主帥服色與武器與副將的姓氏，但從之後內容可知這是以溫元帥為主的道法。從法本「青靈」之名可知本法主要用於攝亡與驅邪，所以包括甲馬符(催生、下死胎)、三陣玄奧(攝亡)、出驚用法事等，還有在溫元帥聖傳所見的「六通天蓬呪」，甚至可還延伸至其武器而有「玉環加持六通呪」，另外有四道用於治病驅邪斷後的「溫元帥檄」。

(11)天罡玄秘都雷法：本部包括三套《天罡玄秘都雷法》與《天罡都雷法內旨》(卷末題「北極天心大聖天罡五雷大法終」，或可將這四套法術同視為一組大法)。《天罡玄秘都雷法》下題「劉玄谷法師正派」，內容主要闡述如何以天罡星為核心召雷、內鍊行使各項作用，未提及任何師承譜系與主法神祇，第 87 頁末題「天罡玄秘訣法終」，但後一頁仍有斗罡、訣、月將姓，應至第 89 頁才結束。後接「又一法」與「又一派」，前者說明「師位」與主法的北極天心大聖天罡節度真君形象，「又一派」則是變相法門。¹⁵第十二頁有《天罡都雷法內旨》(李祖元本同說)篇幅極短，可能抄寫未全，主要為闡述六炁作用，所列師派未有劉玄谷，但有相同的練太素以及重要清微祖師葉雲萊，其他祖師也多是武當山道士，應與北派清微(武當清微)有密切關係。

(12-1)東嶽獨體關元帥大法：本部應為《東嶽獨體關元帥大法》與《元始無上洞玄祈禳大法》(擬名，包括《洞玄奏告篆》與《元始無上洞玄祈禳行檢》)。前者篇幅甚短，主要為兩道「發前符」與一道「信字召符」，從其咒語云：「關羽關羽，吾奉事汝，汝若負吾，天亦不許，吾若負汝，仙職不舉，同結斯盟，相為終始，急急如新書律令。」可推測這是由法師與地方神祇或常用官將相互結盟、感應而發展的法術系統。

¹⁵ 謝世維曾初步整理「天罡大聖」的文獻與形象問題，參見〈宋元道教清微法與地方密教傳統〉，「歷史與當代地方道教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暨國際合作研究計畫工作坊」論文手冊(2016年7月)，頁51-76。

(12-2) 洞玄祈禳大法：第一部分為《洞玄奏告篆》，為淨壇、召符、開天符、召符、斗燈符、報應符等深具清微特色的各式篆文符，明顯可看出是告斗儀式所用的符文；第二部分則為《元始無上洞玄祈禱行檢》，乃是該儀式所用的文檢，包括「牋教主」、「主帥誥」、「心詞式」等，其中上啟的祖師有：「洞玄教主隨應妙形真人神霄玉樞青靈天帝、祖師太微侍宸玉蟾明道白真人、祖師紫霄扶風元明顯德天海馬元君」，由此來看，本部應為被清微派吸納或與清微法混融的洞玄告斗儀式。¹⁶

(13-1、13-2) 溫帥血脈家傳：本部包括《地祇溫元帥大法》、《溫元帥大法秘旨》與《辛天君火筆大法治癲狂諸病症》、《(殷元帥)下油火秘法》。第一部溫元帥法完整地敘列其法派、召鍊法門、本身散形符、甲馬符、氣字符、斷後符等及相關的檄文、呪語，其卷末云：「右法不載文墨，恐後人褻瀆。宗師養浩虛真人思有其人而不遇者，乃為閉塞，以此盟天，申師歃血，說誓焚香，謹錄于後代子孫。如遇至人，尊靈有緣，仍前開師立誓，方許傳度。不是其人，切宜慎之，輕傳者，師與弟子同受雷誅。」可見這是教內秘傳之本，且必須歃血立誓，所以才稱為「血脈心傳」。第二部溫元帥法則有溫帥誓、誥文（溫帥、祖師王侍宸）、太陰化生呪、氣字符、地皇內文、還魂返生符、碎金秘號、甲馬符訣、治危病焚符訣、催生符、畫符式、斷夜啼符、釘蛀牙蟲、坐鍊法等，從整個內容來看，與前一部有相通之處，可視為前法的補充或加強，也許因此原因才稱「秘旨」。

(13-3、13-4) 辛天君火筆大法治癲狂諸病症、(殷元帥)下油火秘法：這兩部作品篇幅甚短，僅有抄錄符呪，原抄本頁面重寫頁次，應與《溫帥血脈家傳》是不同的抄本，可能是收藏或刊刻時性質相近而將其同列為一本。

(14) 伐祟一宗：本部為伐祟驅邪所用文檢，包括治邪、治瘟、解釋、治土、雜用、祭將通用、合撥官將等，內容相當豐富，許多文檢未見於《法海遺珠》與《道法會元》，保存了很重要的道教文書資料。先是申祖師、申東嶽，而後為「雷霆雜用文檢一宗：治邪品」，包括便宜差將牒，筭社令、筭司命、筭境主、筭城隍、筭毗近靈祠，催將牒；接續為「治瘟

¹⁶ 酒井規史曾整理「洞玄法」的法脈傳承以及道法特色，可參〈地方的雷法與《道法會元》：以《洞玄玉樞雷霆大法》為中心〉，收入《經典道教與地方宗教》，頁 105-130。

品」，有便宜發遣 牒太歲、遣瘟、符誥式、司命筭、都天大力元帥牒、彈壓牒、遣瘟後行掃蕩牒、遣氣候牒；然後為「解釋文式一宗」，有城隍、社令筭、差將、解釋後掃蕩牒、祖天師箋、東嶽申，接著為「和解散釋」，有牒縣城隍、筭司命、差將、牒太歲；再後為「治土一宗」，有太歲牒、土司檄、安土誥文、保病收煞牒、造作起神煞（牒）、復神牒、修造畢工謝土疏式、遣喪葬凶煞牒；再後為「雜用文式一宗」，有繳呈投詞牒式、直牒元將、差將保酒掃蕩（牒）、保酒筭土地、保田禾筭社司、下符斷後牒；再後為「祭將通用」，有師真疏、行遣謝將牒、牒城隍、筭社令、官將牒；最後為「合撥官將」，有交撥牒、收補牒、祖天師箋、家書式、十一曜箋、北斗箋、天罡箋、天蓬箋、法主箋、師其申（申師）、東嶽申、檄主帥溫太保、牒城隍結謹牒、筭司命、檄主帥溫公（伐崇用）、檄城隍、檄司命、溫帥牒、牒城隍、牒本境，將單等，及各式函式、封式。最特別為最後的「合撥官將」，目前可知在宋元道教傳度科儀中師傅會差撥官將給予弟子，但還未有研究者詳細討論其儀程與儀式內容，此處則相當完整地紀錄其中內容，很值得重視。

（15）**太上正一飛神謁帝章法**：本部內容詳細闡述飛神謁帝之法，包括變神、存想、步罡、報應（入定看章），以及相關的罡步、存想圖等。飛神謁帝或默朝上帝等是宋代之後新興的道教法術，在宋元道經頗為常見，其可能源於六朝齋醮儀式的「伏章」，¹⁷不過幾乎將外在的科儀動作內在化，在《冲虛通妙侍宸王先生家話》中即稱：「（王文卿）未得雷文之前，已遇汪君於揚子江，授予飛神謁帝之道。」（1:1b）不過有關王文卿一系之法討論不多，《道法會元》卷 179《上清五元玉冊九靈飛步章奏秘法》也與此系相關，若結合討論，應可有更明確的理解。

（16）**斗姥急告心章**：¹⁸本部內容為祈雨未應，因此急告主尊斗母，希望能盡快報應，內容包括章式、祈雨秘法、玄天北極洞章、上清洞玄開天玉符、直事符、告北極示良星章、盟言誓章、遞章關式、祈禱檄式、

¹⁷ 相關討論可參謝聰輝，〈《度人經》在台灣「伏章」儀節的運用內涵〉，收入 Florian C. Reiter（常志靜）ed., *Foundations of Daoist Ritual: A Berlin Symposium* (Wiesbaden: Harrassowitz Verlag, 2009), 頁 71-83。得謝聰輝教授惠賜論文，特誌感謝。

¹⁸ 謝世維曾討論「斗母紫光聖德天后」（摩利支天）的文獻與形象問題，可參〈早期斗母摩利支天文本探討：以《先天雷晶隱書》為中心〉，《成大中文學報》第 47 期（2014 年 12 月），頁 209-240。不過，目前有關斗母的相關研究都還未論及《藏外道書》的這批資料。

十大威神召呪與各式符篆和天姥印文，其中列有玉梵尊天嘍囉王、妙梵尊天伽嘍囉王二符，在下部《諸階鎮貼符》亦見，明顯是受密教影響後出現的符文，值得留意。

(17) 諸階鎮貼符：本部為道官陶典真奉敕編集的法寶符秘，內容主要是符文與呪訣，包括斗姥鎮國法寶、雷尊普化靈符、真武驅治符、天罡驅治符、鄧天君驅治符、辛天君符（兩套驅治符、本身符、單鬼符）、張天君符（先天張天君符、先天張天君驅邪殺伐符、使者驅邪符、使者張雲符、使者張亞符）、龐天君混元真火陽炁符、劉天君混元真水陰氣符、解穢符、鎮貼斷後符、苟畢二帥符（治邪符、汗衫符）、九州社令符、王天君符（戽斗符、黑煞符、斬鬼符、斷後符、五雷符、天君符）、馬靈官符（白蛇符、太乙天丁符）等，其似乎有依神格高低與驅遣習性排序，尤其將斗姥列在篇首，且稱「鎮國法寶」，應可反映明代後期斗姥信仰在宮廷興盛的情況。

(18) 禱雨天篆：本部篇首署「清微發遣符文」，從符形特徵與使用方式來看，確實為清微作品，涵括了啟師信香符、召將、役將及各類天候符，而後有「箭煞靈文 太歲召法」，亦是用於祈禱，包括五方的弓箭符、打潭磚、鑿天大斧、召雷大旗上用的各式符文，最後為祈禱急奏心章與符文。其所列祈雨儀程與第一部《祈禱諸階秘旨》相當接近，但所用符文則差異甚大，兩相對照，可看出神霄雷法與清微法的差異。

(19-1) 太乙三山木郎祈雨神呪：本部包括《太乙三山木郎祈雨神呪》與《玉清宗教祈雪文檢》。《木郎祈雨神呪》署名白玉蟾真人註，此部作品可見於《道法會元》卷 87《先天雷晶隱書》，亦可見於其他道經的記載，內容幾乎相同，在當時應是相同著名流行的作品，不過本經在祈雨神呪最後還有起雲、團雲致雨、起電、動雷等內鍊感通之法，為他本所無，最後提到「右坐工只（功旨），依此作，萬無一失。余在口侍，雖形紙筆，得之寶而秘之，非人勿視，如迷所言，必遭譴責。冲玄道人焚香謹書（頁 177），這位冲玄道人應為道號冲玄的曹德彰，因此這部分應是黃鶴巢、程克明、曹德彰一系所傳的要訣，可由此考慮不同派別如何以祈雨神呪為底本，依其道法要旨運用。

(19-2) 《玉清宗教祈雪文檢》：本部包括了（王侍宸）家書、符檄使者、檄城隍、檄里社」四部分，主要透過家書告請祖師王文卿降下瑞雪，驅遣飛捷報應使者張珏施行此事，而城隍、里社能照應奉行。本經所

用的雷霆使者為「雷霆飛捷報應使者六一天喜神君張珣」，雷霆飛捷報應張使者雖是常見的雷部官將，但專門指稱為「六一天喜使者張珣」不多，《道法會元》卷 92《先天六一天喜使者大法》和卷 95《雷霆飛捷使者大法》都屬王文卿雷法系統作品，可相互參看。

三、《藏外道書》所收明內府抄本的道法屬性商榷

依上節所述，《祈禱諸階秘旨》至《太乙三山木郎祈雨神咒》為明代內府抄本，但就目前資料來看，我們無法確定這十九部道經是雜集而成還是同一道壇或道派的傳承，但其中所列的師承譜系有不少相近之處，應是屬性相近的同批材料，其中述及師派、傳承譜系者有以下數部：

(1-2)《棕扇玄文》「仙班」：啟教祖師漢天師靜應真君張道陵、祖師金門羽客侍宸林真人靈素、祖師汾陽妙道西河救苦薩真人

(1-3)《先天鐵罐五雷呪水大法》：祖師啟教火師汪真君子華、祖師侍宸王真君文卿、祖師薩真人（頁 7）

(3)《祈禱節次諸式》「嗣的派弟子姓某家書（「的」應為衍字）」：籍師冲真蔣真人、籍師太素練真人、籍師太初杜真人、度師雷谷蔣仙官、經師鶴巢黃真人（頁 20）

「謝恩疏式·師真」：祖師神霄雷霆教主火師真君、祖師三十代天師虛靖真君、上清朱陽天師鄭真君（鄭思遠）、祖師欽火律令炎帝鄧天君、月堂胡真人、釣臺俞真君、梁州威惠鍾真人、持呪鍊鏡吳真人、玉蟾白真人、月鼎莫真人、垣庵周真人、一之周真人、天心馬真人、愚谷呂真人、紫雲郭真人、崇道劉真人、清微神烈諸階法派列位師真、神霄雷霆天罡太乙法派列位師真、玄壇地司地祇列班師君真人、火犀鄧都水部列派師君真人、本靖本派祖玄真宗經籍度師列位真人（頁 27）

(5)《祈禱家書立便宜檄》收有「侍宸家書」（王文卿）、「白玉蟾家書」、「莫宗師家書」（明道真人莫月鼎）、「祖天師家書」（頁 40-42）

(6)《祈禱文檄》「催檄」：度師上清三洞經籙九天金闕上仙洞真大夫清微糾察使曹德彰、籍師正一盟威經籙靈寶領教師嗣師神霄執法真官清微真使程克明¹⁹、經師五雷伏魔仙官鶴巢提點真人黃端文、宗師月鼎真人莫洞

¹⁹ 在王德毅、李榮村、潘柏登編《元人傳記資料索引》（北京：新華出版社，1987）中云：「程克明，字君佐，禹城人。至元初為榆次縣尹。」頁 1425。但禹城與榆次縣分屬山東與山西兩省，活動區域與時間較為不符，應非同一人。

一、宗師海瓊紫清真人白玉蟾、真師天師虛靖玄通弘悟真君張繼先、玄師侍宸靈惠冲虛通妙真人王文卿、祖師神霄教主雷霆火師真君汪真一（頁 51）

（7）《太乙月孛雷君秘法》「太乙翻壇祈禱秘檢·申師真」：祖師欽火律令炎帝鄧天君、祖師鈞臺俞真人、祖師叔寶左真人、祖師月堂胡真人、宗師大極董真人、宗師玉田葉真人、宗師中卿徐真人、師德章姚先生、師太初杜先生、師雷谷蔣真官、鶴巢黃真人、師清微明真程先生（頁 59）

（8-1）《朱將軍大法》：三十代天師虛靖真君繼先、侍宸王真人文卿、汾陽薩真人守堅、妙道張真人斗南號華林、慶雲吳真人守一即張吳公也、太微熊真人道真、萬松游真人師義字子仁（本處所列可能為「師派」，頁 63）

「家派」：垣庵周真人、天心王真人嗣真、子雲、傳心王真人心道、景淵、天宇章真人元長、姜（善）可、澄溪張真人舜烈、堯英、天啟張真人從正、星潭張真人白（應為伯）晟、延晟，字計名、景賢湯真人世榮、嗣派湯大同（頁 63）

（8-2）《上清天醫五雷院保胎催生高天丁大法》「師派」：祖師天心王君真人字子雲，諱嗣真、祖師傳心王真人字心道、諱景困（淵）、宗師天宇張真人字善可，元長、宗師澄溪張真人字堯英，舜烈、經師天啟張先生從正、籍師星潭張先生伯晟，延晟、度師景賢湯先生世榮、嗣派湯大同（頁 63）²⁰

（11）《天罡玄秘都雷法》「師位」：祖師神霄雷霆教主火師靈安白洞真君汪真一，字若谷，號大師、祖師三洞九清法師太素大夫凝神殿侍宸冲虛通妙真君王文卿、祖師天師三十代天師玄通弘悟虛靖真（君）張繼先、宗師瓊瑄紫清真人白玉蟾、宗師雲翔法師劉虛一，號玄谷、師心雷先生練洞玄，號太素（頁 89）

「天罡都雷法內旨·師派」：御前承應通微洞玄冲道法師又宣授通玄明素冲道真人雲萊葉希真、武當太和山太素法師李仁宗山（「山」疑為衍字）、雷樞明遠真一法師湖山陳宗海、師體道靈悟冲妙法師練洞玄（頁 90）

（12-2）《元始無上洞玄祈禳行檢》「賤教主」：洞玄教主隨應妙形真人神霄玉樞青靈天帝、祖師太微侍宸玉蟾明道白真人、祖師紫霄扶風元明顯德天海馬元君（頁 94、96）

²⁰ 依《法海遺珠·紫宸玄書》所載，此處的張天宇、張澄溪、張天啟、張星潭等皆應姓「章」。

(13) 《溫帥血脈家傳》「法派」：祖師三十代天師虛靖玄通宏悟真君張繼先、祖師涼州威惠鍾真君、祖師鍊鏡吳真人道顯、宗師一庵洪真人、宗師養浩盧真人、宗師宗用陳真人、宗師本心尹真人、宗師澄心趙真人、宗師春谷朱真人、宗師鳳庭朱真人、宗師衝直(冲真)蔣真人、經師雷谷蔣仙官、籍師鶴巢黃真官、籍師明真程先生克明、度師冲玄曹真人中正(頁98)

(14) 《伐崇一宗》「將軍」：上清三洞經籙九天金闕上仙洞真大夫清微糾察使主掌雷霆公事曹德彰(頁133)

(19) 《太乙三山木郎祈雨神呪》：卷首列「白玉蟾真人註」、卷末題「冲玄道人焚香謹書」，此位冲玄道人可能即是道號冲玄的曹德彰(頁174、177)

上已提及，這幾部作品大致都共尊火師汪真一、侍宸王文卿、虛靖天師張繼先、紫清真人白玉蟾為共同祖師，而較近的經籍度三師則為曹德彰(曹中正、曹冲玄)、程克明(程明真)、黃端文(黃鶴巢)，再向上追溯則有蔣雷谷、蔣冲真、練心雷(練冲玄、練太素)、杜太初幾位，若再往上追溯則較是因不同的法術系統而載錄了不同的宗師。就《法海遺珠》、《道法會元》所見資料，多是火師汪真君搭配林靈素或王文卿為雷法祖師，或是將三位視為祖師，然後再下接白玉蟾，少見汪真君、王文卿再結合張繼先的情況，但在本冊中的各法中張繼先都扮演了重要的祖師地位，甚至還出現「祖天師家書」，但就目前所見資料來看，張繼先應與雷法較無密切關聯，在龍虎山的道法傳統似乎也未見使用家書的情況，這應是後人虛擬、依附的祖師傳統，相當程度可反映南宋到元代之後龍虎山張天師地位上升的實況，²¹亦可由此觀察元代到明代道法系統重新組構的樣貌。

相對來說，雷法祖師王文卿的地位相對穩定，在《法海遺珠》與《道法會元》所收的王文卿資料卻不多，約如下表所示：

²¹ 有關虛靖天師張繼先的相關研究可參孫克寬《元代道教之發展》(台中：東海大學出版社，1968)，頁33-40；松本浩一著，高致華譯，〈張天師與南宋的道教〉，《探尋民間諸神與信仰文化》，頁69-85；王見川，〈龍虎山張天師的興起與其在宋代的發展〉，同上書，頁31-68；二階堂善弘，〈有關天師張虛靖的形象〉，《臺灣宗教研究通訊》第3期(2002年4月)，頁34-48；高振宏，〈虛靖天師傳說研究〉，《政大中文學報》第23期，頁131-170。

《法海遺珠》	卷 9 《太極雷隱秘法》 卷 16 《雷霆諸帥秘要》
《道法會元》	卷 56 《上清玉府五雷大法》 卷 62 《高上神霄玉樞斬勘五雷大法》 卷 67 《雷霆玄論》 卷 69 《王侍宸祈禱八段錦》 卷 70 《王侍宸玄珠歌》 卷 76、77 《火師汪真君雷霆奧旨》與《雷霆妙契》 卷 82 《先天一炁火雷張使者祈禱大法》 卷 83 《先天雷晶隱書》 卷 95 《雷霆飛捷使者大法》 卷 124 《上清雷霆火車五雷大法》 卷 129 《雷霆箭煞年月樞機》 卷 130 《北真水部飛火擊雷大法》 卷 179 《上清五元玉冊九靈飛步章奏秘法》 卷 222 《中皇總制飛星活曜天罡大法》

而道藏中還有《冲虛通妙侍宸王先生家話》，其中當然不乏託名作品，但部分應確實與王文卿有關，與《藏外道書》中的資料有相當的聯繫，也許可將其視為以王文卿一系的雷法與驅邪法術作品。然而相對於另一位著名雷法祖師林靈素，王文卿的相關研究較少，其傳承也較為模糊，據載有朱智卿、熊山人、平敬宗、袁庭植、上官氏（王文卿甥）、王嗣文（王文卿外孫）、鄒鐵壁、高子羽、薩守堅等，與本文資料最為相關的為上官氏與鄒鐵壁。²²據虞集〈靈惠冲虛通妙真君王侍宸記〉稱王文卿曾傳法於其甥上官某某及其從孫王嗣文，後於寧宗朝（1195-1224）法亦大顯，賜號妙濟先生。這位上官氏名號未詳，有可能為「上官二三」，為鄒鐵壁之師，在《道法會元》、張宇初《峴泉集》及續道藏中的《先天斗母奏告玄科》中可見四條相近的記載：

《先天一炁火雷張使者祈禱大法·祈禱行持》：臣謹恭炷真香虔誠奏啟供養：……祖師仙姬白元君、祖師火師汪真君、靈惠冲虛通妙侍宸王真君、上官二三真官、鐵壁鄒真官、月鼎莫真人，宗師無為陳真人、存心李先生、秀峰鄧先生、太和黃先生，前傳後度諸大師真……（82:3b）

²² 相關研究可參卿希泰，〈道教神霄派初探〉，《社會科學研究》1999年第4期，頁35-40；李遠國《神霄雷法》，特別是第三章第二節〈奉行神霄道法的眾多高真〉，頁94-95、107-113。

《先天雷晶隱書·道妙》：此法（雷法）侍宸所祕本。古玉樞三帥至宣和時內藏所禁，不許妄傳，獨上官祖師家傳得此，以付之先師鐵壁鄒公、玉蟾白君。（84:3a）

《峴泉集·義渡記》：宋崇寧間侍宸王真君以道行之著，受知徽廟，晚瘞蛻其地而神龜之徵益名。邑之賢良有鄒鐵壁者，嘗受法于上官氏。上官，侍宸甥也。已而復遇侍宸親授其奧，而道亦顯。（3:15b）

《斗母奏告玄科》：嗣派弟子某謹焚信香虔誠上奏：……祖師火師汪真君、宣封靈惠王真君、祖師虛靖張真君、……祖師紫清明道白真人，……（宗師）西蜀上官真人²³、太極超雷上相萬真人、果州威惠鍾真人、沖靖至德照應都錄劉真人、蕊珠鉄山石真人、神霄散吏月鼎莫真人，經籍度師三真人，清微、靈寶、道德、正一承流襲慶歷代度人仙眾……（2b-4a）

其中可見鄒鐵壁傳法莫月鼎，在《歷世真仙體道通鑒續編·莫月鼎》也載：

月鼎真人姓莫氏，諱洞一，字起炎，浙西雪川人，莫合之裔也。生而聰慧，英敏過人，酷慕道法神仙家之說，乃與同郡西埜沈震雷真人同師事鐵壁鄒真人，得侍宸王真君九天雷晶隱書（疑即「先天雷晶隱書」），由是名著。……自侍宸王真君演道以來，惟真人與西埜沈真人二派支流行，迤盛于西江，昌于東吳，扶教澤民，莫有甚焉。（5:7a、8a）

沈震雷一系的傳承不詳，而莫月鼎傳徒金善信、王惟一、王繼華、潘無涯，其中王繼華又傳張善淵、善淵傳步宗浩、宗浩傳周玄真，周玄真為明初著名道士，曾與宋宗真、趙允中、傅同虛、鄧仲修等奉敕共同編定《大明玄教立成齋醮儀範》。²⁴但目前文獻未見周垣庵、黃鶴巢一系的傳承，而本冊《祈禱家書立限便宜檄》中列有「莫月鼎家書」，²⁵因此此處以莫

²³ 由於文獻不足，加上王文卿活動區域主要在江南地區，因此無法確定這位西蜀上官真人就是上官二三，但因本條資料應為清微作品（最後有四派歸一的清微特色），而其將火師汪真君、王文卿、張繼先並列為祖師，且所列的白玉蟾、鍾明、莫月鼎等祖師與本文所論道經的派別與譜系甚為接近，所以也此列入討論。

²⁴ 卿希泰，〈道教神霄派初探〉，頁 35-40；李遠國《神霄雷法》，頁 93-105。

²⁵ 李志鴻指出宋元道教法術中的「家書」儀式象徵著師徒間的擬血緣關係，相關討論可參〈道教法術「家書式」考〉，《中國道教》2009年第5期，頁 40-45、《道教天心

月鼎為祖師應非是神話或虛擬式的追溯比附，就此來看，《立限便宜檄》與《祈禱節次諸式》（甚至這批道經）應是王文卿、上官二三、鄒鐵壁、莫月鼎所傳的另一系法脈法本，可補目前道藏所缺資料。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這一系的法本多可見「太乙天罡」之名，在《祈禱諸階秘旨》中可見「太乙真符」，其法術權威來源為「上清紫微碧玉宮太乙大天帝」（頁3）、前引《祈禱節次諸式》中上獻的師真中有「神霄雷霆天罡太乙法列位師真」，也有稱「主壇天罡太乙諸大雷君前」（《祈禱里社行移》也列相同稱謂，頁28、36）、《祈禱文檄·報告符命》需遍告「主壇北極天心天罡大聖萬真節度都雷君、九天飛罡捉崇太乙月孛都雷君」（頁48）、《太乙月孛雷君秘法》與《天罡玄秘都雷法》更是直接以太乙、天罡為稱，而《溫帥血脈家傳》「常用本身散形符」需念天罡呪、取天罡中目金光氣後才能書符（頁100）《伐崇一宗》有「天罡賤」（頁129，不過該法法主為玄天上帝，而非天罡大聖），《諸階鎮貼符》的「天罡驅治符」（頁154-155），《玉清宗教祈雪文檢》中檄文所列的法主為「上清紫微碧玉宮太一（乙）大天帝」（頁178）。整體來說，這批道經除了以不同官將為主的各階驅邪法術外，基本上都尊「太乙大天帝」為法主，為其行使各項職能的權力來源，而最主要的主法官將則為「天罡太乙大聖都雷君」與「太乙月孛都雷君」，²⁶也許可就此特徵將這批法本稱為「太乙天罡派」。

這批資料除了以太乙天罡大聖為主外，還可見到斗母與清微的特徵：《諸品靈章雷君秘旨》中的「天姥」即稱：

元始祖劫，菩薩名曰「康旻」，至周末西方之教興，以胡語稱「摩利支天」，逐日月前，一日一夜，行遍周天，故召使者呪曰：「如康旻速降臨」者，（此）是以使者一法不可離此神。……天姥北斗鬼票星前一星即名天罡星，晝逐日行，夜司月建，大能斡旋陰陽，陰陽既濟，五世皆有之矣。（頁14-15，下稱「天罡、太乙 錄見前」，但未見相關資料）

而實際行持法式也常用斗母法，如接續的「策斗」與「合斗」、《太乙月孛雷君秘法》中的「鍊太陽秘法」以及《斗母急告心章》，而《諸階鎮貼

正法研究》。

²⁶ 可參謝世維，〈早期斗母摩利支天文本探討〉，《成大中文學報》第47期，頁209-240、〈宋元道教清微法與地方密教傳統〉，「歷史與當代地方道教研究」論文手冊，頁51-76。

符》首列「斗姥鎮國法寶」(頁 150-151, 包括二王符、三帥符), 若參酌前引續道藏中的《斗母奏告玄科》, 則有共同的火師汪真君、王文卿、張繼先、莫月鼎等祖師, 而其譜系與法術內容也明顯可看到清微道法的痕跡, 如此大抵可推測, 在明代初中期之後, 應有一系的清微道士吸納斗母信仰與法術, 嘗試建構具清微道法特色的斗母道法。至於清微特色部分, 如《諸品靈章雷君秘旨》明顯為清微的道法資料、《祈禱節次諸式》、《祈禱文檄》等文檢資料中數見「恭行元降」這個清微派特重的概念, 或是將清微派強調「元始一炁」(祖炁) 具體為「元始祖劫一炁天君」, 成為該法的權威來源; 而《洞玄奏告篆》、《元始無上洞玄祈禳行檢》則可見屬於清微系統的雲篆符與報應符, 明顯為清微派的告斗儀式, 《禱雨天篆》卷頭更直接敘明「清微發遣符文」、《斗姥急告心章》部分內容也可見清微派的特徵, 且在《地祇諸階秘法》中明確提到「清微玄化靖、神霄廣應雷壇」, 可見這是結合清微與神霄的道法系統。此外, 《天罡玄秘都雷法》的師派中列有北派清微重要的祖師葉雲萊, 其所列宗師也都與武當山有密切關係, 其中「練太素」在編纂道藏的四十三代天師張宇初(1361-1410)《峴泉集·太素說》中曾提及:

君州武當山五龍宮高士練太素學博而行, 端居吾山二十餘年。持踐克篤, 常靜處一室, 不與世接, 昔先君常禮之。(4:2b)

張宇初主要活動時間為明代初期,²⁷而其父張正常與練太素有所往來, 則練太素活動時間應為元末明初時期。由此來看, 這批資料與武當道士有相當密切的聯繫, 若進一步考慮明成祖大興武當山宮觀, 武當道士在民間、朝廷都佔有相當的地位與份量, 那麼筆者以為這很有可能即是北派清微(武當清微派, 相對於熊道輝、彭汝礪、曾貴寬、趙宜真一系的南派清微)²⁸所收太乙天罡法的法本文獻, 或是可視為武當清微派結合太乙天罡

²⁷ 有關張宇初的生平事蹟可參莊宏誼《明代道教正一派》(台北:臺灣學生書局, 1986), 頁 23-31; 另可參孫克寬, 〈明初天師張宇初及其峴泉集〉, 氏著《寒原道論》(台北:聯經出版社, 1977), 頁 313-347。

²⁸ 有關清微派的相關研究可參 Kristofer M. Schipper (施舟人), "Master Chao I-chen (?-1382) and the Ch'ing-wie School of Taoism", 收入秋月觀映編《道教と宗教文化》(東京:平河出版社, 1987), 頁 715-734; 李志鴻, 〈試論清微派的「會道」與「歸元」〉, 《世界宗教研究》2005 年第 3 期, 頁 116-125; Lowell Skar 著、橫手裕譯, 〈清微仙譜、雷法、神靈そして道原——中世の中國東南部における宗教的統合につい

法的法本文獻。目前有關清微道法的研究多以《道法會元》為研究對象，反映的主要是趙宜真一系的南派清微文獻，²⁹相對來說，北派清微的作品較少被留意、討論，而《藏外道書》這批道經則保存了珍貴的史料，相當程度可觀察北派清微如何以融攝宋元以來的雷法與驅邪法術，達成其四派歸一的理想。

四、餘論

本文整理《藏外道書》第廿九冊前半部所收的十九部道經資料，認為從《祈禱諸階秘旨》至《太乙三山木郎祈雨神咒》都應屬明代內府抄本，抄錄時間約為 1481 年至 1542 年間，大致可反映明代中期至晚期的情況，並依序介紹其內容大要與嘗試連結《法海遺珠》、《道法會元》中可能相關的法術系統，同時對各本道經關涉的問題作一簡易討論。而後則從傳承譜系與道法特徵和內涵來判斷這批道經的派別屬性，筆者以為其中內容多見清微法的元降、元始祖劫、雲篆符文等特色，而其法術系統則多以「太乙大天帝」為法主、「天罡太乙大聖都雷君」為主法官將，可將其稱為「太乙天罡派」；而若再考慮其師承譜系多並列火師汪真君、王文卿、張繼先為祖師，而傳法的莫月鼎、練太素、程明真、黃鶴巢、曹德彰等宗師則為武當或清微道士，一方面可能承續了王文卿、上官二三、鄒鐵壁、莫月鼎的法脈，而另一方面這更可能的則是北派清微（武當清微）所收的太乙天罡法資料，與趙宜真一系的南派清微文獻（《道法會元》）有相當的差異，而這兩系的清微法對當時朝廷與民間的道法都有深刻地影響力，很值得進一步討論與研究。目前道教學界對道藏文獻已有不少反省，有認為正統道藏是經過挑選與正統化後的結果，應配合敦煌文獻、地方抄本等資料，才能更清楚地看到當時的道教樣貌。如果我們認為《道法會元》、《法海遺珠》可以反應南宋到明初的道教（特別是法術傳統）情況，那麼《藏外道書》中的資料則可添補明中期到近代的情況，再配合當代地方宗教的調查

て），收入田中文雄、Terry F. Kleeman 編《道教と共生思想——第3回日米道教研究會議論文集》，頁 136-154。

²⁹ 編纂道藏的四十三代天師張宇初其師劉淵然（1351-1432）為趙宜真的弟子，他本身也算是南派清微的傳承，因此在編纂過程中可能或多或少有其取捨，而較少收錄北派清微的資料。

研究，³⁰則可更清楚地勾勒出近代道教史的輪廓。在民國之後陸續在許多道觀發現未收錄道藏的道書或是地方的道壇抄本，這些新出的資料有助於我們更清楚的理解近代道教在朝廷或地方的流布情況以及相關的道法傳承與儀式內涵，是目前道教研究或出土文獻可積極開發的面向。

而這批道經除上述意義外，其所載的師承譜系與《法海遺珠》、《道法會元》有同有異，相當程度也可讓研究者重新思索這些法術系統的傳授與傳播，如高振宏曾指出依劉玉、黃公瑾師徒在《道法會元》〈地祇法〉、〈地祇續餘論〉與《地祇上將溫太保傳》所建構的地祇法譜系為：

虛靖天師張繼先 → 王宗敬 → 吳道顯 ⇨ 柳伯奇 ⇨ 鍾明 → …… → 劉玉 → 黃公瑾（黃公瑾的《太保傳》未直接說明吳道顯傳法柳伯奇、柳伯奇傳法鍾明，因此以虛箭頭表示）

而當時善行此法的還有盛椿、李守道、盧埜、呂希真、時真官（未詳姓名）、聞天祐、曹可復、宰（失姓字）、盧埜、洪一庵等，但在《溫帥血脈心傳》中卻將盧埜、洪一庵列為宗師，也許可代表盧埜所傳出的另一個系統，可看到紛雜地祇法的另一種樣貌。³¹而《道法會元》卷 227《太一火犀雷府朱將軍考附大法》據篇首的〈雷奧序〉所載，是由虛靖天師、盧埜傳出，³²但《朱將軍大法》的「師派」、「家派」雖宣稱祖師是虛靖天師張繼先，卻未見盧埜的名諱，主要的弘法者則是王傳心。而有趣的是，王傳心所傳的章元長、章舜烈在《法海遺珠》卷 45《紫宸玄書》傳有「追癆法」，章元長在〈序〉中提到他跟隨吳有開、郭雪涯等學法，但卻完全未提到王傳心與《朱將軍大法》，這也許是編纂道藏時並未完全取得王傳心這條法脈的道經，或是編選者有意的刪去這部分資料，更或許是這條法脈

³⁰ 下文所討論的章舜烈家族多在江西活動，而在現今的江西民間道壇抄本可發現相關的祖師名諱與譜系。

³¹ 高振宏，〈溫瓊神話與道教道統〉，《經典道教與地方宗教》，頁 189-250。

³² 〈雷奧序〉：「昔商紂之時，朱相國三人遁隱太華山，立大誓願，斷天下無道妖魔。……上世宗師保而敬之，不肯輕傳，江湖嗣法者罕知其玄。昨因六陰洞微仙卿盧先生字伯善，遊青城山，遇虛靖天師，傳諸階之法。自婺州來至洪州，寓于豐城清都白鶴觀，往來居止。盧名埜，號養浩，行六陰洞微諸階之法，無不靈驗。凡符法一至，立時而愈，蓋虛靖天師一流人耳。」（《道法會元》227:1a、2a-2b）

有意的標舉追癆法這套系統，而不願以標舉其他道法，這部分就有待其他新資料的輔證才能解決。

而章元長在說明「追癆法」的師承譜系時也出現如上述地祇法刪削、重構的情況，其〈序〉云：

予（章元長）首參有開吳先生，傳受於郭君達觀，郭師於陳藏脩，陳師於郭君潢溪，潢溪即範軒之門人也。元長自得斯傳，每慮本末未備，不無疑焉。鄰居雪崖先生得籍師範軒傳，歷越江湖，於斯為先，起死回生，不可縷計，適晚年歸家，余遂參焉。……吾年七十而遇子來，苦參力學，志甚可尚，當盡師道相受，以揚正教。（45:2b-4b）

但在「法系仙源」中卻只稱「祖師飛霞董真人、證派祖師金華養浩盧真人、祖師靜庵嚴真人道性、二代祖師範軒嚴真人道隆、三代宗師雪涯郭真人應歧」，跳過吳有開、郭達觀、陳藏脩等人，也許是他一直懷疑先前所得之本本末未備，晚年歸家奉郭雪崖數載後才得盡授，所以他在「法系仙源」部分就未將吳有開等人列入。從上述情況可知宋元時期各個法官、道士常同時兼有不同的道法，但似乎常會碰到老師秘藏其法或操持實效的問題，所以他們常必須四處參酌相近法門、重新貞定呪訣來確立該法的實效，《太乙月孛雷君秘法》的〈月孛大法後序〉正可清楚說明造成此種情況的原因：

抑嘗謂道法固可學，惜其得真法之難。……余生髮未燥時知有道法，欲學之不可得，亦不暇學。及其少長，年十二三，則入道門而受學於師。凡得一法，罔辨真偽，必隨事按教，倣而行之，所用輒應。及年十七八時，參學稍富，文秩頗夥，每得一法，見其同異，雖出同門，每有訛舛，由是心輒生疑，用之十不立中。暨乎所受亦多，所聞亦廣，探索微隱，究其本源，回視前學，具備（備）蘭（兰？）苴，施而用之，十不一中，是受法而不可聞道歟？是聞道而自外其法歟？是法具道法之體，而受法者不得其道法之體用歟？其故何是？未可知也。蓋嘗推原其來，良有以也。或有一法，符圖施用，微妙分明；呪語森嚴，可以理論，用每有驗，斯可以為真矣。一被庸師，哂為穿鑿，其文因以泥而不行，行亦不應。或有

一法，符圖難曉，呪語模糊，不可以意解，不以理求，用之每獲奇應，斯亦罔變其真，孰究其偽？而特以靈應昭著為可信。殊不知整肅嚴密者，乃高識宗師，搜求編輯，演為成書，俾學者執為符具，以闡（聞？）五真，存道之體，具法之用者也。模糊難曉、理不可解者，是皆高真上聖，一時逢會，以心傳心，難以形言，姑藉寓言，囑累記別，俾係其心而精，精以至耳，學者其可忽諸。今夫法貴乎奉行，行則貴乎篤信，苟信不篤，欲其法之有驗，其得哉。是故行法貴乎篤信，臨事貴乎存誠，正吾夫子所謂執德不弘，信道不篤，因能能（此「能」應為衍字）為有、焉能為無。（頁 57-58）

就他個人的學法經驗來說，最早只是模仿師傅教授的要訣行持，多能獲得效果，而隨著年紀、閱歷的增長，所見的法書越多，反而使行法缺少效果。他檢討這種情形，認為當時主要有兩種情況：一是原本符圖、呪訣分明，但卻被平庸的法師改造，導致傳衍失真；另一種是呪法、符圖難解，雖然能獲得效應，但行法者也卻無法具體說明相關道理，而只求實際的效驗，這兩種都不是正確行法的途徑。他認為真正的道法應兼具理論層面的「符圖施用，微妙分明」、「呪語森嚴，可以理論」以及實踐面的「用每有驗」，雖然有文士化、精緻化（避俗化，用而不知其理）的傾向，但也兼顧實踐效用的面向。所以他之後具述自己學法、行法的各種經驗，再透過這些經驗法則增刪相關的法門，而最後集為一秩，以傳後世。其所述正可反映當時江湖傳法紛雜的實況，而這也正是道經中會出現不同師承譜系的原因。誠如前述，如果正統道藏編纂是經過挑選與正統化之後的結果，那麼發掘更多不同的抄本或法術系統反而能讓我們更貼近當時的情況，也更能看到他們是如何配合地方需求或道派特質而去融攝或組構這些法術系統，這反而能更多元立體也多姿地呈現中國人的宗教世界。